

他还活着

■徐贵祥

战场实录,有的甚至可以看成是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。可他是谁呢?连续几天,一些名字和作品在我的思维世界里陆续浮现。终于,我想起来了,30年前在军艺图书馆读到的那篇作品,甚至连作者都想起来了,脑海里闪烁出“邱东明”三个字。

接下来就简单了,上网查询。当我把几个关键词输入之后,电脑屏幕先是一阵沉默,接着就是黑屏。这把我吓坏了,赶紧打电话向我的学生求救。电脑修好了,我告诉学生我要做的事。学生说,老师你要找的是丘东平,你给我们讲过他的《第七连》和《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》。

那一瞬间,真是哭笑不得,看我这记性!

很快我就笑了,笑得热泪盈眶。我把丘东平忘记了,他的名字三个字被我记错了两个,但是我没有忘记他的作品。

两天后我收到网购的丘东平作品集,喜出望外。原来,印在我记忆深处的何止是一个短篇小说,《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》《第七连》《沉郁的梅冷城》《把三八式步枪夺回来》等,我都读过,还一度把这些作品揉成一团混为一谈。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,关于那个连队的经历和那个连长的悲剧,在不知不觉中早就嵌入了我的灵魂。

进一步回忆,我创作的《历史的天》《马上天下》《英雄山》等作品,里面都有丘东平给我埋下的种子。《历史的天空》里面关于七十九军(后缩编为七十九大队)——国民党军派系倾轧的牺牲品,就是从《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》得到的灵感,甚至,作品里面出现的抗战遗址“梅岭”,就是“梅冷城”的翻版。

恍然有悟,一个伟大的作家,可以死掉,可以被忘却,但是他的作品却是永不凋零的。一个作家对于另外一个作家,哪怕只唤起一个灵感,产生一点影响,那就是不朽的。假如,一百年

后,有一个作家说,徐贵祥小说里有一个情节启发了我,我会在九泉之下会心一笑。

在中国革命战争文学史上,无论是经历还是作品风格,丘东平都是独一无二的。首先,在他仅仅31年的生命历程中,20岁以后全是戎马生涯。他在军阀部队里当过下层军官;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中,他是十九路军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的秘书;参加新四军后,任一支队敌工科长。

看看他的朋友圈,他同鲁迅、茅盾、郭沫若、陈毅等人都有交往。郭沫若曾在《东平的眉目》一文中赞扬他说:“我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一个新的时代的先影,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中,似乎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人……”他们因文学、诗歌结缘,但他并非一个专业的文艺工作者。他是一个带枪的战士,是一个直接在抗战前线作战的军人。

丘东平同那些在战争中成长、事后创作的作家不同,他的所有作品,不是来自十几、几十年后的回忆;不是目睹,而是亲历,直接来自于战场、战斗一线的第一手资料。因此他所感受的体验、他的素材积累,几乎是战争原生态的,带着原始的粗粲和那个时代、那些场景特有的气息,或多或少会带点陌生感,超出我们的阅读经验。事实上,不是他的作品远离了我们的经验,而是我们的经验远离了战争现场——我宁肯相信,置身于战场获得的体验,一定会比十几、几十年后从记忆中搜索出来的体验、经过修饰的文字,要可靠得多,且无限接近真实。

2025年的这个夏天,我用主要精力研读丘东平和他的作品,忽然有种奇妙的感觉。读他的作品,就像当年在军校读战术想定作业,似乎能够看见河流、山川、丛林、堑壕和夜幕下蠕动的枪刺,能够看见作战意图和沙盘。作为一名军旅作家,或许我更能读出这种感觉。

连续数日,目光在历史资料的字

里行间穿梭,我感觉离他越来越近。我仿佛听到他说,我就知道你你会来找我,我在等你,因为……他的形象越来越清晰——一个消瘦的年轻人,身着新四军军服,紧束皮带,斜挎驳壳枪,嘴里的烟卷挂着老长的烟灰。他的脑子里正在盘旋着长篇小说《茅山下》的腹稿,那是陈毅军长一直鼓励、支持他的唯一长篇小说创作计划。可惜只写了5章、仅5万字,一颗鲜红的文学心脏就停止了跳动——1941年7月28日,时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的丘东平,在苏北战场于日伪的“扫荡”中率领师生突围,壮烈牺牲。同他一起牺牲的,还有新四军的文艺骨干许晴、孟波等人。

关于丘东平牺牲的详情,有很多说法。而我想看到最真实的场景,我想看到一个英勇的战士、一个天才的作家最后的身姿,因为我想像他那样战斗、像他那样写作、也想像他那样死去。

几经努力,我顺藤摸瓜地找到一个线索,居住在南京的老作家虎瑞垠曾经写过一篇纪实小说,发表在《当代》1984年第5期。

这个发现让我悲喜交集,虽然我不能确定纪实小说资料的准确性和真实性,但我还是想读到这个作品。因为年代久远,网上搜索不到,我怀着姑且试试的心理给《当代》杂志原主编杨新岚打了电话。杨新岚说,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在搬家,最后一天了,仓库乱得插不下脚,那个老杂志能不能找到……我试试吧。

半个小时不到,杨新岚打电话来说,还真找到了,我给你“闪送”吧。

第二天一大早,“闪送”到了。1984年度《当代》合订本,沉甸甸的,差不多有一公斤重,一千四百多页。我迫不及待地打开,随手翻开一页,“东平之死”四个字赫然入目——没有从目录上查询,一页都没有多翻,一打开就是我要找的作品。这位作家逝去八十多年了,还在帮我。

硝烟中的灯火

当抗日战争的硝烟弥漫中华大地时,美术工作者们以一种通俗化、大众化的宣传方式,勾勒出炽热的抗战精神图景,在我党我军宣传思想战线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

我军的美术工作是在抗战烽火中不断发展壮大的。有关抗战的街头标语、黑板报、漫画、壁画等,成为这一时期最直接、广泛的传播方式。

血并朱研,泪和墨泼。那些斑驳粗糙的墙面,通过石灰、广告颜料等化作宣传阵地。美术工作者以简洁明了的构图,浅显直白的艺术符号,绘制出一幅幅通俗易懂且震撼人心的图画。有的画还配上了铿锵有力的宣传标语,如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“抗战到底”等,有力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对侵略者的仇恨。

在延安,大街小巷的墙壁上、门板上,甚至树干上都贴满了抗战宣传画和标语。这些鼓舞人心的美术作品,提振了群众的抗战士气、坚定了抗战决心。在华北地区,有些抗日宣传画和标语还屡次神奇地出现在敌人的堡垒、营房上,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。

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美术工作队队长徐灵和他的战友们,除了在村庄墙壁上画抗日宣传画外,还把宣传画画在两三尺见方的白布上,用竹竿架起来竖在人流聚集的地方。其中《打鬼子,保家乡》《军民合作打日本》等作品影响广泛。他们还制作了带有日文解说的漫画传单,或通过孔明灯、风筝,或采用顺河漂流等方式传送到敌占区,有时也用弓箭从壕沟内射向敌人的炮楼。这些宣传品,一方面使沦陷区的民众了解到我军的情况,受到鼓舞;另一方面有力震慑了日伪势力。

二

红色报刊在抗战时期是我党我军发布重要信息的平台,也是刊登美术作品的重要载体。周恩来同志曾在《新华日报》发表的社论中指出:“在报纸杂志传单上,要尽可能地使文字与插图配合,统计与图表配合,战况与标图配合,胜利与照像配合……”我党我军的新闻工作者将艺术作品转化成重要的新闻产品,一些抗战宣传画、版画、漫画等或以单独形式刊登,或配合新闻、诗歌、小说等图文并茂呈现,扩大了抗战美术作品的影响力。

一手拿枪,一手拿笔;是战士,也是美术家,这是我军美术工作者鲜明的特征。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进入革命军队前就曾有编辑经历。参军后,他们延续了编辑工作,并利用自己的美术专长丰富版面。如:吕蒙主编的《抗敌画报》《抗敌生活画报》,赖少其任主编的《抗敌画报》同时还编辑《苏中报》文艺副刊,莫朴任《战斗报》《抗敌报》编辑……这群心怀家国的艺术工作者,在暗夜中燃起艺术星火,形成了不见硝烟的战斗。

为便于携带,这些刊物大都开本不大。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主编的《前线画报》采用32开本,行军、作战间隙,官兵可以顺手拿出来阅读。它的编辑方针明确规定:以图画为主,附以简明生动的文字,融知识性、战斗性、故事性、趣味性于一体。为了提高《前线画报》中连环画、漫画、版画作品的数量,主编魏传统还邀请当时边区的画家蔡若虹、华君武、焦心河、陈叔亮、江丰、古元、彦涵等为刊物供稿。此外,署名发表美术作品的画家还有沈柔坚、马达、力群、王式廓等。

创刊于抗战烽火中的《新华日报》,着力以插图、图表、照片等多种图像形式配合文字宣传,也是我党我军抗战宣传的重要载体。李桦的《旗手》《金门岛上的壮丁》《流亡》,沙清泉的《游击》,王琦的《活跃于冰天雪地中的我游击队》,刘岷的《巩固团结 抗战到底》,马达的《以轰炸还轰炸》等作品,呼应时事,既是艺术创作,也是新闻纪实。这种图文相辅的传播形式,营造出浓厚的抗战宣传氛围,展现出主流媒体在战争动员和政治宣传中的作用。

另外,新四军军部、东南局、华中局

抗日烽火中的战地丹青

■刘红

以及各师印制的《老百姓画报》《淮南大众画报》《战士画报》等美术作品与文字报道相互呼应,以直观的视觉形象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抗战的意义。

当时,我军的报刊因战时环境条件因素,一般周期短,出版速度快,发行量大。八路军、新四军及华南、东北的抗日部队都办有报刊,从各军区到连队形成了广泛的宣传网。抗战美术宣传在短时间内迅速覆盖了不同地区、不同社会群体,成为凝聚抗战力量的精神号角。许多热血青年正是受到这些美术作品的影响,毅然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。

三

抗战期间,我军美术工作者打破艺术门类的边界,以灵活多样的形式,实现抗战美术宣传的广泛覆盖。

华中鲁艺是在刘少奇、陈毅同志的关怀和领导下创建的。虽然存续时间不长,但在宣传抗战、动员群众、鼓舞士气等方面出奇出新,成为美术宣传借鉴的典范。当时,除了美术系办的《民众画报》刊发大量宣传反“扫荡”、参军参战等内容的版画、漫画、宣传画外,校外创建的“大众画报”里也悬挂着此类题材的美术作品,吸引了很多群众观看。美术系还和文学系配合,画了许多图文并茂的墙画;和音乐系、戏剧系配合,绘制了不少“洋片”。群众非常喜爱这种一边说唱,一边看画的“拉洋片”形式。

展览活动是一种直观的视觉体验。抗战期间,我党我军高度重视边区文化建设,经常举办丰富多样的专项活动,包括专题美术展览,如抗敌美术展览会、庆祝苏北文联成立美术展览、五月木刻展览会等。其他地区还有抗战木刻展览会,街头抗战诗画展,抗战连环图画展览会。内容包含油画、水彩画、素描、国画、漫画、版画等。当传统国画染上硝烟的色彩,当木刻的刀锋刻印着民族的伤痛,这些展览不仅强化了抗战宣传的效果,更成为一个民族在危难时刻全民抗战的精神镜像。

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,我军美术宣传在实践中建构起广泛的传播体系,并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抗战美术文化形态。那些在战火中诞生的美术作品,不仅是抗战精神的视觉化呈现,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号角,在新的征程上,继续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。



| 阅 图

协同训练

张浩然摄

这幅作品拍摄的是西藏军区某部开展协同训练时的场景。作者采用低速快门、虚实结合的拍摄手法,使狙击手的沉着冷静与编组战士的快速行动形成对比,生动展现了参训官兵敢打敢拼的战斗作风。

(点评:黄廷学)

★ 活力军营

近日,第74集团军某旅高炮营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故事分享会。与以往不同,此次登台的官兵不讲优异战绩,专讲“失利”经历:勘察阵地时敌情观念不足,战术运用不灵活,后勤保障预案不充分……通过讲述,大家最终得出沉甸甸的启示。

二级军士长丁俊德讲述了在一次模拟对抗演练中的经历。他带领指挥班负责勘察阵地,因一时疏忽大意,未能及时发现隐蔽的“敌方”观察哨,导致前沿指挥所在演练初期就遭到“敌方”精准打击,整个作战计划几乎被打乱。这次失利,让他深深自责。他意识到,在实战中,任何一点疏忽都可能带来致命后果。为了弥补这一过失,他带领指挥班成员加班加点地研究地形地貌,模拟各种可能的敌情,不断提升指挥班的敌情观念,帮助连队抢占战场先机。

炮班班长洪宝没有讲述去年打靶

特殊的分享会

■郑 焯 李连杰

取得优异成绩的荣耀,而是带着大家重温了自己3年前一次打靶失利的经历,用真实的教训为战友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成长课。

“那天的风其实不大,但我心里的‘风’却乱得很。”洪宝的开场白直白又恳切。他回忆道,当时他作为炮班班长首次跟随连队参加演训。面对高强度的任务,他内心充满了紧张与期待。然而,由于过度紧张,他在调整火炮角度时出现了细微偏差。这一偏差导致炮弹偏离预定目标。那一刻,洪宝的心仿佛被重锤击中。

“失败最可怕的不是结果,而是不敢面对的心态。”洪宝坦言,失利后他曾

陷入懊悔中,但在连长的引导下,他带领班组逐帧复盘视频、分析每个操作细节,不仅找到了协同中的漏洞,更总结出“稳心态、重配合、抓细节”的实战心得。此后,他们针对性开展协同训练,在次年的演训中一举夺魁。

“班长把‘伤疤’揭开给我们看,比单纯讲道理更管用。”列兵张飞飞听完分享后深受触动。

炊事班班长肖乾慧讲述的故事,没有枪林弹雨,却关乎战场保障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“谁能想到,一场暴雨会影响热食前送。”去年野外驻训期间,他按预案提前3小时做好热食,却因突降暴雨导致车辆陷在泥泞中,等送到阵地时,

饭菜早已凉透。“保障方案不能只写在纸上,还得经得起风雨检验。”肖乾慧的反思,引发了后勤分队的讨论。他们重新修订了《野外保障应急预案》,增加了便携式保温箱配备、分散式前送路线规划等内容,还专门组织了“恶劣天气下的热食前送”训练。

战友们说,肖班长的故事让大家懂得,战场上没有“旁观者”,每个岗位的疏忽都可能影响全局。

在这场特殊的分享会上,每个故事都带着“硝烟味”。该营领导介绍,他们努力让官兵在直面问题中互学互鉴,凝聚起实战共识。那些曾经的教训,正悄悄转化为通往胜利的“路标”。



巩固团结

抗战到底(版画)

刘岷作

中国美术馆藏